

时事访谈



刘中民

6月5日,巴林、沙特、阿联酋、埃及四国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随后也门和马尔代夫也加入了“断交阵营”。随后,毛里求斯也表态与卡塔尔断交。与此同时,东盟也发出声明,开除卡塔尔。卡塔尔为何一次性被这么多国家“拉黑”?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新京报专程采访了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和孙德刚研究员来为我们解读该事件。



孙德刚

8国“拉黑”卡塔尔,中东地区进一步走向碎片化

1 沙特从三个层次向卡塔尔发力

新京报:为何在这个时候突然宣布与卡塔尔断交?马尔代夫为何又来“添乱”?

孙德刚:这次的断交风波,是沙特精心策划的。在沙特看来,卡塔尔就是一个“特洛伊木马”——一个伊朗安插在阿拉伯世界的“特洛伊木马”。卡塔尔想在伊朗和沙特之间扮演一个第三方的角色,这不为地区盟主沙特所接受;二是卡塔尔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哈马斯,还与黎巴嫩的真主党关

系密切。而穆兄会、哈马斯等均被沙特、埃及等国视为恐怖主义组织。这就是沙特联合7国与卡塔尔断交的原因。

而马尔代夫的表态则更多体现了跟着“老大哥”走的意图。沙特是马尔代夫最重要的外援国,2016年1月份,沙特与伊朗断交后,马尔代夫也跟着断交,马将沙特视为地区内的领导者。

刘中民:这次沙特主导的多国跟卡塔尔断交,从国

家上看,大概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海合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现在已经有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第二个层次是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有也门和利比亚;第三个层次就是伊斯兰国家,实际上马尔代夫就是这个代表。

从这个选择来看,沙特实际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发力了。如果你做三个圈的话,那么海合会就是一个内圈,阿拉伯一个圈,再往外

是伊斯兰合作组织这个圈。显然这是沙特的精心安排,也显示它在海合会、东盟、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的地位。当然,在很大程度上,除了海合会那些成员国外,后面这两个层次的国家,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比如像利比亚和也门,基本上不是在在内战,就是濒临内战边缘。至于马尔代夫,则是南亚一个小国,象征意义更大。

2 化解“断交”危机没那么简单

新京报:2014年,沙特、阿联酋、巴林三国就曾以类似的理由,对卡塔尔召回大使。之后,经过科威特、阿曼的调解,8个月后,事情解决。那么这次事件,比上次更为严重,科威特和阿曼协调还管用吗?

刘中民:科威特和阿曼这次没有断交,实际上他们本身有它自己的外交特色,这两个国家在海合会中的地位是相对超然的,尤其是阿曼,其本身跟伊朗也有一定的经济联系,在外交上一般也相对保持中立和沉默。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现在来看,沙特的做法也是值得寻味的。尽管现在阿盟层面是把卡塔尔

开除了,但海合会并没有动用这个权限,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也能够看出,沙特是想留活口的。因为阿盟是比较松散的国际组织,像叙利亚就被开除了,因此说,在阿盟里开除卡塔尔更多是一种象征意义。

但是海合会实际上是一个更小、紧密化程度更高的组织,现在没把卡塔尔开除出去,又留下两个国家不和它断交,将来很可能是科威特和阿曼来扮演这个调停角色,但是,双方的僵持程度以及僵持时间,可能会比2014年那次要严重一些。

孙德刚:这次科威特和阿曼不排除会继续斡旋,但难度会更大。因为现在沙

特的立场是要置卡塔尔以死地的。沙特此次是想以压促变,不排除促使卡塔尔内部发生政变。

新京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日前称,这一事件不会对地区性或全球共同反恐的努力带来重大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卡塔尔是美国在中东部署军力的重要基地之一,美国军方表示,美方没有计划改变对卡塔尔地区的立场。怎么解读此番表态?美国会不会选边站队?

孙德刚:卡塔尔、巴林、阿联酋都是美国在中东重要军事基地的东道国。特别是卡塔尔,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前沿总部就在卡塔

尔。要美国直接把军事基地搬走,经济成本、时间成本都是很高的。目前,美国在这场争端中采取缓和的态势,促进双边进行协调,不会太偏向于沙特。若然,很可能把卡塔尔推向土耳其和伊朗的怀抱,这不符合美国利益。

刘中民: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它肯定还是希望海合会团结的,海合会的分裂不符合美国利益。尽管现在美国还未形成完整的中东政策,但无论是在反恐、叙利亚问题、伊斯兰国问题等方面来看,美国都不希望海合会乱套。因此,美国可能会做一定的协调工作。

3 中东世界将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新京报:这次断交事件对动荡不安的中东局势有何深远影响?

孙德刚:第一是对中东地区格局的影响。此前,特别是在2016年沙特和伊朗断交之后,中东地区的权力实际上就两块,一个是什叶派代表的伊朗和逊尼派代表的沙特。如今,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内部面临新的分裂。沙特自己拉一帮兄弟成一个阵营,卡塔尔、科威特、土耳其可能是另一个阵营,第三个是沉默的大多数为一派。所以说,第一

个影响就是中东局势由单纯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演变成什叶派与逊尼派与逊尼派内部分裂的双重矛盾,两极变成多极。

第二,卡塔尔与沙特内部斗争会进一步激化。针对此事,两国内部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卡塔尔和沙特内部的权力斗争会进一步激化,甚至是公开化。

第三,沙特的国家形象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沙特自诩为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城的守护者、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但此次沙特反

应过激,可能会对其在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最后,本次事件对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海合会的影响则是致命性的。此前把叙利亚开除出去,如今再把卡塔尔开除出去,阿盟如今陷入分裂,进一步走向碎片化。而原本团结的海合会也在走向碎片化。

未来的中东势必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个区域内人人自危,互不信任,时刻担心自己的政权会被颠覆。在这种情况下,中东地

区的合作将会更加艰难,发生潜在冲突的风险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将成为真正的受益者,重新受到其他国家的欢迎,成为被拉拢的对象。

刘中民:该事件对整个中东局势的影响,我觉得不可太高估。因为它并不会改变中东的一些主要问题,比如叙利亚问题、打击“伊斯兰国”问题等。当然了,对美国来说,也面临着怎么整合盟友、使海合会更加抱团的任务。

新京报访谈员 李冰冰

犀赵牛渚

假如活到100岁 该怎么养活自己

以前人口多总是被当做负担,现在我们明白,人口减少才是真正的风险,因为人力资本才是一切增长的源泉。

日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题目非常抓人眼球,叫做《活到100岁,谁来养活我们?》。显然,报告也是充分发挥了“标题党”精神,打出“长命百岁不是梦”这一“振奋人心”的口号。估计谁看到这么一个题目,都会先自动“屏蔽”掉题目的后半段,心里一阵狂喜:什么?能活到100岁?我的青春、我的爱情、我的理想……我还来得及……

养老金制度运转 需合理的人口结构

其实,这份报告真正的重点是在标题的后半段:谁来养活我们。当我们老了,会有一份及时、足够的养老金“相伴左右”吗?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才是报告要分析的核心问题。

现代养老保障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欧洲,更准确地说,这一制度的创始人是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的初衷可不是关心“谁来养活我们”,而是“如何统治他们”。1889年德国通过了《老年及残疾保险法》,俾斯麦在国会演讲时说得直白:“当70万小额养老金领取者从国家领取年金时,我认为具有极大的好处。尤其,如果他们属于那些本没有多少财产可损失,却误以为通过剧变可以获取很大利益的阶级。”

今天的养老保障已经成为了一项权利,让人们在年老之时免于市场竞争的风险。大多数国家的养老金制度都是一种“即收即付”的筹资模式:当下工作的年轻一代缴费来供养已经退休的年老一代。

这一制度有效运转下去需要一个合理的人口结构,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数量之比要均衡。如果退休人口不断增多,而劳动人口规模在萎缩,也就是经常提到的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就会对现有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性构成巨大的财政压力。长寿所带来的老年人口的增加无疑是一项挑战。

人口减少才是真正的风险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慢变量,但由人口变化引发的冲击往往是根本性的。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口的增长都极为缓慢,直到19世纪初,全球人口才达到10亿,又过了整整一个多世纪,在上世纪20年代达到了20亿。

人口的快速增长其实是

最近一个世纪的事情,1960年,全球人口达到了30亿,在2016年初,达到了74亿。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如果保持以往的生育趋势和模式,到了2024年全球人口将超过80亿,2038年超过90亿,2056年将超过100亿。但是人口并不会一直保持增长的势头不变,2100年左右,全球人口在达到峰值后将急剧下降,这对发达国家的冲击最大,70%的发达国家将出现人口萎缩。

人口减少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增长放缓,以前人口多总是被当做负担,现在我们明白,人口减少才是真正的风险。因为人力资本才是一切增长的源泉。

人口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规模上的,更为关键的是结构上的。简单说就是富裕国家的人口比例不断减少,而相对贫穷地区的人口规模则不断增加,这对当前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将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冲击。未来40年全球人口增幅的99%来自欠发达地区——非洲、亚洲(日本除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目前非洲人口占全球的六分之一,但是到2018年非洲人口将超过发达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的总和,而到了2050年将是其两倍。

1950年,全球人口中8%为老年人口(60岁以上),之后缓慢上升到目前的12%,约9亿。但今后老龄化的速度将加快,到2050年全球有22%的人口超过60岁,有21亿。

人口年龄中位数通常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程度,2015年,中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7岁,即一半的中国人年龄小于37岁,而另一半则大于37岁,比日本的47岁、德国的46岁等要年轻不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掉以轻心,低生育率也是我们现实的挑战。1950年全球女性平均生育5个子女,而现在则为2.5个,中国现在是1.5个。老龄化社会就在我们眼前。

各国应对老龄化一个非常普遍的政策手段就是推迟退休年龄。1889年德国第一部养老保险法规定的法定领取养老金的年龄是70岁,今天德国的退休年龄已经提高到了67岁,回到1889年,应该只是时间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准备,100岁的时候,或许我们仍需要为梦想而努力奋斗,能养活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欢迎来到“老龄化”时代。

□赵柯(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